

鍛 炼

祖农·哈迪尔著

尤素夫·赫捷耶夫译



鍛

鍊

祖农·哈迪尔 著

尤素夫·赫捷耶夫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集收有維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的四篇作品：“精疲力尽的时候”描繪了旧日維族一农民在地主与官府的重重压榨下，由精疲力尽而走向死亡的惨狀；“教員的信”显示了在陰暗恐怖下的教員向往像伊、塔、阿三区人民一样的光明和自由而投入斗争的决心；“慈爱的护士”唱出了为在三区民族革命时期向国民党反动派爭取民主解放而战斗的維族兒女的贊歌；“鍛煉”敘述了維族一游民在土改后的农業劳动中得到鍛煉，参加了生产合作社而过着幸福美好日子的故事。它們生动而概括地反映了解放前后維吾尔族人民的生活面貌。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陽 門 大 街 8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号

北京西四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853 字數 42,000 开本 757×1072 1/32 印張 2¹/₂ 插圖 2

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7,200 册

定價 6.00 元

03200

作者簡介

祖农·哈迪尔是新疆維吾尔族老作家之一。1915年生於新疆額敏县的一个小手工業者的家庭里。幼年时代在旧私塾里念經文(即伊斯蘭教的“可蘭經”之类),后来在烏魯木齐中学及畜牧專科学学校就学。畢業后就在教育界和戏剧界工作。1937年开始走上了文学創作的道路,主要从事於戏剧和短篇小說的創作。这里收集的是他創作的一部分。他在解放前写的剧本“蘊情姆”,由於他喊出了广大劳动者心底的呼声,当时曾受到新疆人民的热烈欢迎。

祖农·哈迪尔也是1944年秋末冬初發生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的民族革命运动的热情的参加者。这个集子中所收的“教員的信”和“慈爱的护士”,就是反映了那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側面。

在新疆,祖农·哈迪尔是較受讀者欢迎的作者。他的作品,也有較大的影响。可是由於我的汉文水平低,因此譯文還沒能充分表达原作的特色和作者的感情;“鍛煉”

的譯文可能更難令人滿意。在這裡，我謹向作者致歉，同時也希望廣大讀者和文學翻譯家們多多指教和提出批評。

尤素夫·赫捷耶夫

1957年12月

目 次

作者簡介.....	1
精疲力尽的时候.....	1
教員的信.....	25
慈爱的护士.....	35
鍛煉.....	43

精疲力尽的时候

一

那时我們的年齡还小，所以自家不能耕种和料理父亲遺留給我們的那几斛地。我們村子里有一家財主，他本来种地很多；但又和几家無法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伙种着地。

有一年，我們也和他伙种了地。开春那天，他派了几个長工来，用六付犁铧一天工夫就犁完了我家的四斛地，又把种籽撒在地里就走了。

整个夏天，我們澆水啊，鋤草啊，就这样培植着这点庄稼苗壯了起来。眼前秋收时节到来了，我們又得割麦子、捆麦秸。財主家呢？他只給我們派一个人来幫着我們收場，但碾場的还是我們。

二

他低着头，用杈尖划弄着生鉄般坚硬的地皮，我正在

一邊碾場。

自太陽一竿高直到偏西，輾轉在一個圈子里，再加上石滾一味地轟隆聲，確實使我厭煩極了。說得更确切一點：我渾身骨節好像脫了臼一般地酸痛，實在疲憊不堪了。我用手裡的桑木棒盡力地向馬屁股打了几下，又扯動着繮繩惊吆着，但牠踉蹌地奔跑一陣，轉上五六個圈兒就像馱着什麼笨重的東西似的吃力地走着。我也似乎歇了口氣，嘴里哼着調子，不知不覺地沉入了深思：“你瞧，那些開鋪子的，他們多舒服！既不在太陽底下晒，也不需要流汗，只是在鋪子里洒點涼水，整天的坐在那里乘涼。而我們呢？這一大堆麥稭還得把它碾碎，再把麥粒從麥稭里和塵土里揚出來，還得選出來年的種籽；窮漢來了也得給他們舍施一兩饒麥子，還得給送包子^①來的人兩普特^②麥子，還要給幫着割麥子的那些人四普特麥子，給幫着打場的人兩普特，然後再按十比一分出宗教糧，又得在麥場上最好的那一堆麥子里預先把田賦糧裝好……。天哪！又是田賦又是宗教糧，這叫農民們受得了么？唉！為着我們是“穆斯林”，就要交宗教糧又要交公糧，交納一種不就行了嗎？

跟我們伙種地的那個財主，要把他預付給那個雇工

① 按維吾爾族的習慣，收場時，鄰居做包子或其他食物拿到麥場上來送給收場人，以作祝賀。

② 計重單位，一普特合二十七市斤。

的錢按一半的價格折成小麥撈回去，誰知道還得給他多少小麥？攤派下來的青稞、苜蓿，也得賣出小麥交納，車的差事、煤的差事……不知還有多少料想不到的厄運在等待着我呢？小麥的種籽是四斛，如果收成好，還能收個四十來斛，其中我們只能得着二十斛，光公糧就要出十斛，這樣下來，我們一年的食糧、明年的種籽能余得下嗎？不！顯然是余不下了。如果公糧能交錢的話，那么就干脆把別的東西變賣了交現金算了。無論如何得存下十斛小麥呀……。

如何才不致跌入生活陰慘的深淵里，如何才能過好一點的，幸福一點的日子？這些幻想早已把我拋在浪濤澎湃的無底的大海里去了，使我忘卻了周圍的一切景象。

馬猛然的噴鼻聲才使我省悟到我在麥場上碾着麥糶。馬已經停在那里吃麥子；幫我碾場的人緊握着杈子已經呼呼入睡了。他的面色無異於他身旁堆着的麥草，眉骨突起，焦枯的兩唇間吐出唾液的泡沫，發出怪難聽的鼾聲。他身上只穿着一件挂滿補釘的破爛汗褂，頭上還有一頂油膩了的帽子，越襯托得他的臉色更加難看。他那付苦喪的相貌，似乎又使我討厭。

“這真是一個懶漢，”我想。但又覺得他很可憐，他是一個走頭無路的人，要是我趕到長大成人找不到自己的出路，還不就是跟這個人一樣嗎？

為什麼有很多人會流落到這樣的苦境呢？我是無法

想像出这个问题的根源的。我的思想又好像乱麻似的紊乱起来了。於是，我把視線拋到那無边無际的田野上去……。

一片連着一片伸展着的麦地，在陽光下閃耀着金光，只有溪边的花草和树木还呈現着綠的色彩。远近各处的麦場上，那些向着天空揚起的麦子，好似噴泉一样；那些在麦田里弯腰曲背緊張收割的人們的動作，显示出人們为了收集撒在土地上的麦粒进行着如何激烈的斗争。远处还傳来了收获的歌声：

割麥割了許多天，

情人啊！你是否腰痛胳膊酸？

相处不久又离別，

情人啊！你是否觉得心廿？

啊！这些人唱的是多么优美的歌子？从那些失望的心腑中竟会迸發出这珍珠般發光的歌声来！然而，就是那个唱着悲悽得几乎要撕碎人心的歌子的小伙子，他不停地劳动着，究竟得到了多少报酬呢？不言而喻，还不是到头来背了高利貸者的一大堆債嗎！

憧憬着过那美好的生活，整个夏天辛苦地劳动着，但最后获得的不是收获，而只是抱着那些破旧的本杈和鉄銑的农民难道还少嗎？……

跟我們伙种地的那个財主到麦場上来了。他挺着肚子，背搭着手，連看也沒有看我一眼，走到正在酣睡着的

那人身旁就呆住了。看样子他自己也許剛剛睡醒來，他瞪着餓狼般的紅眼：

“喂！巴海！”他一邊叫着一邊又用腳踢着正在睡着的那個人。“你這叫幹什麼活？該死的！”

巴海慌忙站起來盯着我說：

“麥秸碾碎了，你怎麼沒有喊醒我？”我還沒來得及回答，財主又怒氣沖沖地喝道：“我是叫你到麥場上來睡覺的嗎？難道你想白白賺我的半普特小麥嗎？”

“我有点不舒服，”巴海不敢多講，低下了頭。

“給我把杈子放下！不舒服，不舒服爲啥不早聲張，那些一脚能蹬倒山的傢伙們現在還不是找不着活幹嗎？我不過是想着你的兒女又多又小，給你個光沾沾，所以才願出每天半普特小麥的工錢來用你，你真不識抬舉，不舒服的人就該滾到自己的墳窩里睡去，你要知道這不是養病場，這是麥場！你還不趕快給我滾！”

巴海嚥下了財主的那些惡毒的喪氣話，舐着枯焦的嘴唇，長吁短嘆，像是給誰吊孝似的，垂着頭有一步沒一步地朝着村莊走去。

他三天來忍受着疾病的痛苦，幹了活的工錢就這樣落空了。那財主本來看他是個半殘廢的人，想用半價工錢雇用他，現在呢？他借着這個機會連他的一普特半小麥也不給了。

巴海雖然是一個窮漢，却經不起粗硬話，再說，他寧肯

餓死也不願告狀去，因為他已經親身經歷過，想找到一個
能為窮人打抱不平的審判官是件不容易的事。

三

巴哈爾汗不顧她小女兒的嘶喊正在用燈油煎着她凍
裂了的腳腫。

“天哪！這日子實在叫我夠受了！”巴海把手里的皮鞋
猛力往地下一扔，擰着被錐子刺破了的的手指頭喊叫起
來。

“把它扔到糞坑里去吧，這妖婆的破爛貨，我恨不得
把它扔到灶火里燒掉！”

“啊呀呀！就是鐵打的也得爛哪！這一双皮鞋連今
年就算穿了五年了，整個夏天我還舍不得穿，是光着腳過
來的呀。”

巴海又開始縫補他老婆的皮鞋了。說補也並沒補上
什麼補釘，他只是用細麻繩把皮鞋破縫，東一拉西一扯地
使它卷曲起來罷了。已經腐朽了的皮革，怎麼也合不攏
口；巴海全神貫注地縫着，每縫過一針便啐上一口唾沫，
用大拇指按一按縫口，小心翼翼地拉着麻繩。

他那僅比人高過半尺的房子也稱不起什麼房子，恰
像老太婆們所講的那個“妖魔洞”一樣。壁櫥里疊着只佔
了“被褥”名義的一大堆破布敗絮。地上鋪着約有兩膀子

長的爛毡，至於水罐、水壺、瓢等，都不是鐵打的，而是農民們自己種植的吊葫蘆制的。屋子里算得值錢的東西，只不過是一口鍋而已。況且這口鍋究竟是沙鍋呢還是鐵鍋，我也沒能辨出來，也許是沙鍋，因為我經常看到過有許多農民用的都是沙鍋、沙壺。

牆角里他的三四個孩子兔子般蹲踞着，母親和孩子們沒有什麼區別的土色面貌，使人絲毫感不到人間具有的溫暖和愉快似的。他們的眉頭不約而同地緊皺着。一種憂然的靜默統治着整個屋子。“有孩子的家像市場，沒孩子的家像祠堂。”這一句俗話在這一家怎麼絲毫也聞不到氣息呢？

不知誰發出“咳，咳”的呻吟聲來，使爸爸咒罵起來了：

“再不要叫我嘔氣了，我要掐死你們這些鬼騷的，死又死不了……胡大●呀！為什麼沒把這羣狗娃子給那些求孩子的人家呢？”

“為啥生這麼大的氣！痛得要命了還不能叫喚一兩聲麼？你自己也不就是整夜吭吭地咳嗽得叫人睡不着麼！”巴哈爾汗頂了巴海几句。

屋子里又是一片死寂。麻油燈冒着長長的青煙，用烏黑的油煙熏染着牆壁和屋頂。屋子里越來越昏暗了，

● 意即上帝。

里面的人变得像神話上的那样奇形怪狀。

我在門外躊躇了一会兒。本来，我是想来給这个可憐的人道个歉；但此刻，我的这片决心，如雪入水般的消融了，我放棄了走进这个經常泛濫着謾罵的家庭的念头，便从窗前踮起脚尖輕輕地走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我一直沒能平靜的睡去，眼前总現出他們一家的生活圖景来：

他的孩子們多么溫馴，不像別人家的孩子一样在街道上东奔西跑，吵吵鬧鬧；又不会拿树枝当馬騎，弄得塵土滿街飛揚，整天不是在牆角里，就是在門檻上蹲着。孩子們都有病，但是在病上交加的却是像刀刃一般刺心的咒罵和難看的臉色。孩子們的父母也有病，家里再沒有做生計的人，看起来他們的職業好像只是咒罵和吵鬧這些傷心的事兒。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巴海每天都在禮拜寺門前席地睡覺。巴哈尔汗那亂蓬蓬的頭髮，沾滿着眼屎的紅眼睛，襤褸的裙子里透露出來的灰黑色的皮膚……不論是她笑或是哭，真如巴海罵她一样在她的面孔里顯示着“妖婆”的形影。然而，对巴海來說，人世間再沒有比她更為溫情的人了。虽然在別人看来巴哈尔汗是醜陋得難以接近的人，但是巴海却覺得世界上再沒有第二个人比她更美貌了。如果說，愛情是偉大的，那么，他們就是最好的例証。

本来么，打架、吵骂，彼此伤感情都不是这个家庭的附属品，他们之间有什么罪孽值得这样仇恨？有什么值得打架的事？当然没有，这一切，只有他们在被生活苦难的毒液麻醉了的时候才会发生。

有些时候，巴哈尔汗帮人烤饊^①，带回一两个饊；有些时候，从外面端回一罐子或者一碗剩饭。所以只要她往家里一拐，巴海便什么都不顾踉踉跄跄地跟着她回家来。巴哈尔汗无论找到什么，都要把它摆出来，自己却在一旁看着。成人們倒容易约束自己的食欲；惟有那些经常半饥不饱的孩子们闪着贪饊的眼光，确实使人看着不忍。隐藏在心头深处的这种苦痛，也难教那些饱食终日的人们体会得到，然而，正是这种半温不饱的痛苦，时常侵袭着这个家庭。

孩子们往往因互相竞食而不嚼下嚥，吃完了还舐吮着沾满饭食余香的手指，用一种含着“再来一点吧”的眼光歪着头乞憐地盯着媽媽的眼睛。当我看到孩子们这种可憐相时，往往忍不住便低下头去。

四

“願胡大饒恕！我們总不是鬼鬼子吧！”巴海搔着鬚

① 饊即為新疆各少數民族慣吃的烤餅。

子說，“誰都不把我們瞧在眼里，都把我們當作廢物、垃圾看待。我們也見過世面，也跟人家較量過長短，我們並不天生就是這樣！”

他好像在諦听着什麼似的，把頭一偏，一聲不響了。我從籬炕^①里把腳抽出來仰望着天空。丰盈的圓月，像含羞帶怯的村女，從近處松樹的空隙間窺視着地面。溫馨的風吹動着樹葉，使映在籬炕台上的樹葉影子千變萬化。夜！是多麼美麗啊！遠處傳來從田里收工回家的人們的歌聲。……

我一邊把腳伸入籬炕子里一邊說：“巴海哥！你怎麼不聲不響啦？世上的一切不幸都會過去的，你還是給我唱個歌子吧！”我催促他。

他帶着喘喘的嗓音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指着斑白的頭髮說：“是的，我也唱過歌，我在年青力壯的時候是個怎樣的棒小伙子，你知道嗎？我的命運里也曾注定有過土地——我從前有十來畝地，一套馬車，擠奶喝的一頭乳牛，另外還有耕地用的一對犍牛。我跟人家一樣雞叫頭遍就起來耕地呀、掄坎土鏟呀、割麥呀……一直到人家都快睡了才回來。我能掙得動的東西，兩三個人才能拿得起來。就在這些時候，我唱着歌子跟人們在一起勞動着，如今呢？唉……沒力氣了，也沒有那個心思了。”

① 即微烤餅的大炕。

他摇摇头，索性开始述说起他年青时候甜蜜的生活来了：

“哦！原来你也已经知道我能唱歌？不瞒你说，这村子里还不曾有过像我一样能唱的人呢。想当年，凡是参加的婚姻喜事或是麦希拉甫^①没有不闹哄哄的，我简直是青年之间的一朵花，人人都‘巴海姆’^②，巴海姆’的不离口。现在再告诉你我的歌声特别是在那些时候盛旺吧。啊！可惜了我的青春，……那时节我是多么淘气！”

巴海顶多不过是四十五岁的人，但我总拿他当做八九十岁的老头子。因为生活的魔手曾掐着他的脖子使他喘不过气来；吸血鬼吸干了他的血液，使他干瘪如柴，使他失去了精力，使他变成鬚髮斑白的人了。

他嚥下了一口唾沫，潤了潤喉嚨繼續往下說：

“那正是杏子熟透的时候，天气非常悶人，我解开汗衫的鈕口，歪頂着白皮帽子，穿上我的短腰平底靴子，从低矮的圍牆上翻进杏树园里去摘杏子吃。突然从濃密的杏树叢里走来了一个姑娘，她帶領着三四个小孩子，我一看就認出了她，黑濃的头髮編成了許多小巧玲瓏的辮子，黑圓圓的眼睛，櫻桃一般般紅的嘴唇，她——就是巴哈

① 意即民間晚會。

② 即巴海的愛稱。